

新修订版

# 昨天的战争

下

孟伟哉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新修订版

# 昨天的战争

下

孟伟哉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 第八十二章

公路边的山峦上，有一条石缝。石缝前面，长着一株幼松。梁邦安钻在石缝中，凭着小树的遮掩，担任警戒，观察公路上自北而南的那一队敌人。他处的山峦，高近百米，对下面的人和物的动与静，都可以看清楚。

那是一队美国兵，拖拖拉拉，不知有什么任务。梁邦安看着这班敌人走过去以后，本想立即返回小部队休息的地方，向周天雷报告，却又望见从北面开来几辆汽车。他于是停下来，把视线再向南伸。南面驶来几辆汽车，速度很快。他拨开树梢，等着，不一会儿，南北两路汽车都驶到他眼皮底下了。定睛看时，北面来的是五辆卡车，架着篷布，不知拉的啥；南面来的是三辆卡车，一辆通讯指挥车，两辆探照灯车，还有一辆中型吉普。三辆卡车上，第一辆和第三辆坐满了美国兵，而第二辆车上装的尽是红的、绿的、蓝的、白的一卷一卷塑料布。

“噢，兔崽子！”梁邦安心里骂道，“原来拉的对空联络布板，还是进攻的架势呀！”心中这样分析着，他从从容容站起来，准备卷支烟，路上走的时候美美地吸几口。可没有想到，从北边来的那五辆带篷卡车，竟从公路上拐了弯，朝他们休息的山沟开进来。这一下，他急了，赶紧把没有卷成的烟往兜里一塞，撒腿便往山坡上跑。还离着小部队三丈远，他就扬起手，急促而低声地说：

“队长！快！敌人来了！”

听他这一喊，同志们都呼啦一下子站起来，准备战斗。

周天雷提起枪，平静而严肃地盯着梁邦安：

“再说一遍，究竟什么情况？”

“报告队长！”梁邦安咽一口气，定一下心，“五辆敌人带篷的汽车，从路上绕进这山口了。”

刹时间，山谷里真地轰隆轰隆，响起汽车的马达声。周天雷下意

识地瞅瞅谷底，发现那里确实有汽车轮子多次碾压过的痕迹，内心里埋怨自己，开始竟没有留意这一点。但此刻不是检讨的时候，而是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避免祸患。他立即看一下地形，断然命令：

“就地在这草丛和石头后面隐蔽，听口令动作！”

他们这里刚隐伏下来，敌人的汽车嗡嗡隆隆开了进来。

山谷地面不平，汽车行驶起来很吃力，又加油，又排气，突突地叫唤，还是摇摇晃晃，速度不快。

乘此机会，周天雷从一丛枯草后面仔细观察，想看明白车上拉的什么？判断敌人究竟干什么？然而，他除了看清楚开车的是美国兵，别的什么也无从了解。“这沟后莫非住着敌人？或者，有一个军火库？……”他这样猜测，然而也只能猜测而已。

忽然，为首的一辆卡车后轮打空，在一个雪坑里卧住了。于是，从驾驶室跳下来一名美军上尉，大声吆喝：

“哈啰！下来！推车！”

美军上尉这一叫，从车后陆续跳下来二十多个美国兵，肩顶，手扶，呼叫，推起车来。而这时，那个当官的却拿出一支烟，点燃，猛吸，品着烟味，冲周天雷他们隐蔽的山坡展望起来。

周天雷轻轻动动冲锋枪，瞄准这家伙，心说：

“你要发现老子，老子首先把你敲掉！”

周天雷高度集中地注视着敌人，脑子里仍然还有解不开的谜：“怎么后边两部车上没有人下来推车？莫非上头没有人？可它为什么显得那么沉重？……”

鸣的一声，敌人的车子驶出陷坑了。那个美军上尉默默地一挥挥手，士兵们钻进了车篷，他自己也缩进驾驶室。后面的车子，一辆一辆绕过雪窝子，朝山沟深处驰去。

“敌人在干什么？”车子走远以后，李亨基问周天雷。

“说不上，”周天雷仍旧望着远去的车辆，“这附近也不像有设防呀？”

“我好像闻见有一股味儿。”韩飞兰说。

周天雷问：

“什么味？车上的？”

“嗯，是车上的，药味儿，酒精、碘酒、福尔马林之类。”

“这后头是不是医院？”刘铁柱说。

周天雷想了想，说：

“不管它。咱还是上路，从半山坡上走。”

周天雷要走半山坡，是防备山沟里再有敌人进来，打了遭遇。当队伍从没有路的干枯的灌木丛中走到山峦边，要下公路的时候，他让大家停下来，自己拿望远镜前后左右扫瞄了一遍。

从望远镜里看，三号公路上比较安静，六号江面上也静悄悄的，只有六号江北岸（因为大江拐了弯，由南北方向转为东西方向了）一处山洼里，一座残破的村庄里，有几个穿白衣服的老百姓的影子，走来走去，房舍顶上，似乎有几缕淡淡的炊烟。但山河之间，仍隐隐地有一种嗡嗡声，不知是飞机，汽车，坦克，火车的响动，还是这一切的和声。另外，一些辽远的沉闷的爆炸的声音，那就不知道是前线的炮声，还是敌人在后方施工的爆破。总之，再加上时轻时浓随风飘散的汽油味，使人感觉到的仍是战争的特点，战场的气氛。

太阳的颜色，又和它在早晨出来不久的时候差不多了，由刺目的白光变成了不那么刺目的黄光。农历月初的新月，你在中午的时候看不到，这时，也在那变得浅蓝的天空中，羞怯怯地露面了。

这时，站在周天雷身边的李亨基，忽然感慨地说：

“本来，我们的国家，不管在冬季、春季，还是夏季、秋季，都有它独特的景致和色调，美丽得像花园。可如今它是这么残破、萧瑟！”

“是啊，亨基同志！”周天雷望着李亨基深情的眼睛，非常理解地说，“我有时想，我们这个世界，或者说我们这个地球，可能是宇宙间唯一有人类、有文化的地方，它也应该是最美的地方，美得连一棵草、一朵花都感觉愉快、自在。但是一翻历史，一想到自己走过的路子，又觉得，它苦难太多，我们必须改造这个世界！”

“因为它还不符合我们的理想？”李亨基笑笑，背着手开始下山。

周天雷向大家打个手势，接着李亨基的话茬，边走边说：

“完全正确！奴隶主拿奴隶的颅骨做酒杯，封建主把农民的血当酒喝，而资本家——比如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用大炮和刺刀，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本国的无产阶级和别的国家民族，这怎么成！合

乎我们理想的世界,应当是另一个样子。咱们快到你的家乡水川里了,见到你的父亲、母亲、妻子、妹妹,你会更加感慨万端的。”

“不,队长同志!”李亨基极目望着远方,面色严峻地说,“我不空自感叹,我有真正的仇恨。我的心,在火里烧炼过了。”

“一样,”周天雷挥手指一下身后的韩飞兰、刘铁柱等等同志,“咱们这些同志,对敌人,都不会心慈手软!”他看看手表,又说:“走吧!咱们争取今天晚上到你的家。”

韩飞兰乘机插问:

“李亨基同志有好久没有回过家了?”

不等李亨基回答,周天雷说:

“他有一位非常好的妻子,名叫崔贞姬。那里还有咱们两位女将:金英淑少尉和金达莱上士,还有亨基同志的妹妹李莎莎。到那里,你们就是姐妹了。”

韩飞兰向往地说:

“那敢情好,结识几个好姐妹。”

他们在公路上走了几分钟,开始碰到第一个情况:南面来了一辆带斗摩托。

刘铁柱往周天雷身边靠了靠。

李亨基问:

“干不干?”

周天雷回头看看路面上的动静,把张武光叫上来,说:

“还是你当‘少校’的翻译,先把它拦住,装作问路的样子。如果是伪军,主要由‘少校’对付,如果是美军,就看你的啦。至于干不干,”周天雷转对其余的同志说,“我们得估摸估摸是不是值得。但要做好准备。”接着,他特别对刘铁柱、梁邦安和高奇做了嘱咐,而把韩飞兰、温铁林、秦虎得留作预备队:“特别是你,秦虎得同志,要把电台保护好,轻易不要上手。”

“是!”秦虎得把背囊整整。

说时迟,那时快,摩托车风驰电掣地迎面而来。

周天雷假咳一声,李亨基和张武光便跨到路中间。然而再近些一看,不是李承晚的兵,是美军:一个驾驶员,一个头戴钢盔、胸前挂

着冲锋枪的战斗兵坐在后座，斗子后面则是一名鼻子尖尖的上尉。

“哈啰！上尉先生，”张武光张开两臂，拦住摩托，笑嘻嘻地说，“请问，这里离汉城还有多远？”

美军上尉翻翻眼皮，目光扫扫逐渐围拢来的周天雷等人，特意瞧瞧李亨基和张武光，说：

“十公里。你们问这个干什么？真不知道？”

“是不知道啊，先生！我们怕天黑以前赶不到，走了一整天了。”张武光靠近车子，“您有烟吗？香烟，给我们几支，好吗？”

“闪开！”美军上尉凶狠起来，“我不是慈善家，我不布施！”

“啊哈，上尉！您要到哪里去呢？干吗这么激动？”

“你们要干什么？”

“上尉！我们从前线下来，和美国士兵一起苦战，您就这么不讲友谊吗？”

“你们从哪里来？”美军上尉对前线的情形发生了兴趣。

“您听说过罗木山和橡林山吗？我们在那里打得好苦啊！您有香烟吗？”

美军上尉把公文皮包从大腿上挪开，气冲冲地在衣兜里掏烟：

“罗木山地区的共军有什么动向？”

“可怕啊，上尉！”张武光接过美军上尉掏出的烟盒，装出心有余悸的样子，“您要到那个地区去吗？我劝您别去，那里一点儿也不可爱，死神横行，幽灵徘徊！”

“喔，我要去的是另一个地方。”美军上尉伸出手，要张武光还他黑色塑料烟盒。

“您要去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地方是哪里？”张武光佯装取烟，迟迟不把烟盒还给美军上尉。

“我去哪里不关你事，快把烟盒还我！”

“军事秘密？我们也不是老百姓，咱们是亲密的盟军嘛！好，这就给您，这就给您，让我把烟分给我的弟兄们。嘿嘿……”

张武光同美军上尉的英语对话，周天雷虽不完全明白，但也听懂一些。而更主要的，是他看准了这个美军上尉的文件包，估计这可能是一个通信军官。他从研究敌军的材料上早就了解，遇有重要文件、

命令的传递,美军既不使用密码无线电,也不使用有线电话,而是派专门的通信军官发送。这个军官,有司机,有保镖,很可能就是这一类角色。于是,当张武光正跟这个军官纠缠的时候,他已经下定决心,变了脸色,一拳先把后座上持枪的美国兵打翻在地,缴了他的枪。与此同时,刘铁柱把开摩托的美国兵一拳打得滚到地上,李亨基则把文件包牢牢地抓在手里……

“举起手!不许动!”梁邦安虽然说的是中国话,但他的枪口抵着美军上尉,美军上尉对这两句话好像比英语还听得明白,乖乖地举起了手,脸煞白,全身筛糠。

“怎么样,队长!要不要把他架走?”大力士高奇觉得架走一个俘虏是自己特别的职责,急问周天雷。

可是,周天雷正要发令,韩飞兰急跑过来,说:

“看!南面又来敌人了!”

周天雷一看,猛一惊——南面确实高速度驰来敌人一辆吉普和两辆大车!

这时,被俘的三个敌人,一听有汽车马达声,再看到面前的人动作紧张,便想反抗。特别是那个美军上尉,竟大吼一声扑向李亨基,要夺回文件包!

“敌人不投降,坚决消灭他!”周天雷脑子里闪过这一条战斗原则,立即下令:

“把他们干掉!不要开枪!”

于是,顷刻之间,三个企图顽抗的敌人挨了匕首,连同他们的摩托车一起,被推下公路,扔进六号江的冰雪之中……

这件事算处理完了。他们算制造了一个车祸现场。然而同时,他们也处于严重的困境,无路可走了!

到哪里去?往北走?那不是方向。再进方才隐蔽、休息的山沟?开进那里的五辆敌人卡车还没有出来。过江?这里明明出了“车祸”,你过江,后边来的敌人能不怀疑?

怎么办?——这些坚定的、坚强的、英勇无畏的战士,谁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他们只是不愿打扰周天雷,等待着周天雷下决心。



周天雷双唇紧闭,后牙根咬在一起,急回头看看路北,车转身又盯住路南,突然说:

“不走啦!”

不知谁犹豫地说:

“这——”

周天雷说:

“摆出看车祸救人的样子!韩飞兰提起药箱,高奇准备搬死人,李亨基、张武光准备打交道——每个同志都准备战斗!”他说完,把缴获的敌人的枪,扔到江冰上。

周天雷这一说,同志们心中有底,一心一德,都镇静下来。

周天雷又走近刘铁柱、梁邦安和温铁林,沉着地说:

“一辆吉普,两辆像是指挥车,不知道兵力多大。你们一人包一辆,把手榴弹准备好!但要注意,先礼后兵,枪声、爆炸声越少越好!”

刘铁柱、梁邦安、温铁林齐声回答:

“是!”

……………

敌人来了。本来很快的车子,减慢了速度。还离着十几公尺,无篷吉普车上一个美军少校就惊讶地站立起来,一手扶着挡风玻璃的铁架子,喊道:

“哈啰!怎么回事?”

“啊!少校!车祸!车祸!少校!”张武光迎上去,惊诧地说着,挥手指着江面冰雪中的摩托和死人。

“车祸?”吉普车完全停住了。美军少校似乎怀疑地盯着轮子朝天的摩托,走下车来。

李亨基平静地走近美军少校,很清楚地讲了一句英语:

“真不幸!”

后面两辆小房间似的车子也停下来。驾驶室里的司机倒都冷漠不动,从车厢里却跳下来一些人。周天雷看了看,有一名上尉,两名少尉,还有几名士官和士兵,共十人之多。加上三个司机和一名少校,就有十四个人了。周天雷又注意到,这些敌人中,只有几个人吊着手枪,大部分未带武器。

美军少校站在公路边，皱眉审视着这个所谓车祸的现场。一群敌人，跟在他后面，拥在他身旁，咕咕呱呱看热闹。

“车祸？”

“是的，很严重的车祸……”

周天雷怕车子里头还有敌人，乘张武光跟美军少校对答的当儿，悄悄绕到两辆大车后门上看了看，发觉里面尽是一些电讯器材，再没有人，才放心绕到人群后面来。

“啊！”美军少校惊叫一声，焦急地指着已死的美军上尉，说：“他不是通信军官杰克逊上尉吗！他怎么会在这里出事？”他转向李亨基和张武光，目光凶狠，咬牙切齿地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路边，张武光正待要说什么，突然，身后枪栓哗啦一响，周天雷用英语大喝一声：

“举手投降！”

这一声，似雷霆滚过，如电火穿心，惊得敌人身子一颤，不敢回头，只有一个家伙“啊——”了半声。

“先生！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张武光和李亨基，一听到周天雷的喝令，便一人抓住美军少校一只手腕，把两支手枪抵住他疾跳的心口。他们的手像铁钳，他们的手枪冷冰冰，但他们宣布的这个身份，似乎更可怕，更有力，扫荡了敌人最后的一丝丝幻想。

“让他们转过来，排起队！”周天雷用中国话命令。

“向后转，站好！”张武光把周天雷的命令翻成英语。

敌人哆嗦着转过来了，而这时，他们看到，他们的三个司机，也都在车子旁举着手，耷拉着脑袋。降服敌人司机的，是刘铁柱、梁邦安、温铁林，和周天雷站在一起的，是端着狙击步枪的巨人高奇和岩石般的秦虎得，女将韩飞兰则右手挺手枪，左手握炸弹。这些战士们，个个的目光都有如钢刀的锐锋！……

敌人的武器被卸掉了，在李亨基和张武光摆弄下，无可奈何地站成一排，举着手，一个个，脸色白得像纸，眼睛灰得像云。

“刘铁柱！梁邦安！”周天雷叫道。

“有！有！”

“拿绳子！都捆起！把货物装到大车上！”

“是！是！”

这些经过严格训练的战士，不到一分钟工夫，完成了对十四个敌人的捆装工作。

“亨基同志！”周天雷说，“在这里无法处理这些客人，咱得把他们拉到另一个地方去。”

“完全同意！”李亨基答。

“那好！”周天雷说，“你和张武光一人开一部大车，我开小车。韩飞兰和秦虎得坐我的车。其余同志，分两组，监护敌人！”

“是！”

“快！走！”

## 第八十三章

周天雷跳上美军的吉普车，向前急驶几十米，在一片碎石滩上，突然来了个调头，使车子由北向南行进。李亨基和张武光操纵大车，照此办理，紧紧跟上。他们还以为，周天雷要利用这个办法，一直朝汉城方向奔驰。可是，只向南开了三百米左右，周天雷又急转向东，把车子开进了一条山沟。

这山沟里本无供汽车行驶的道路，到处是细小的灌木和枯干的蒿草，还有些自然形成的小坡土坎。但周天雷无所畏惧，不管这些，仿佛他驾驶的不是一辆普通汽车，而是履带装甲车和坦克，只熟练地扭动方向盘，敏捷地选择地形，大颠大簸，勇猛直前。

“韩飞兰！”

“有！”

“秦虎得！”

“有！”

周天雷两目盯视前方，口中发出命令：

“子弹上膛，持枪在手。再往前去，如若碰到敌人，少量的，三五个，他不理我们，我们也不惹他；若觉行迹可疑，立即开火击毙！”

“是！”

“若是碰上大量敌人，或进入敌人阵地，待我刹车后，听口令动作！”

“是！”

“虎得把电台背好！”

“是！”

“飞兰同志用我的冲锋枪，”他说着，腾出一只手，把冲锋枪从胸前卸下，递给韩飞兰。“会用吗？”

“会！”

“把手枪给我!”

“是!”

“你们俩,一人观察左侧,一人观察右侧,注意山上!”

“是!”

“李亨基、张武光跟上来没有?”

“紧紧跟随!”

“同志们!现在需要我们把沉着、机智、勇敢、大胆,最紧密地揉和在一起。首先是沉着!我们是主动的。我们是出其不意的。要有这个底数。这一点要清醒。任何军队的后方都不能同一个前线阵地的严密相比。所以我们必须信心百倍,争取胜利!”

“是!”

“是!”

周天雷在剧烈颠簸、疾风般行驶中,头脑是如此清醒、条理,思想是如此明确、肯定,真使韩飞兰和秦虎得得到莫大鼓舞。特别是韩飞兰,她虽是周天雷的老战友,是周天雷的团政委的妻子,跟周天雷的关系亲密得像姐姐和弟弟(她比周天雷年长六岁),对周天雷日常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习惯是熟悉的,对周天雷在战斗中的作为(由于她熟悉他的性格和气质)是可以想象的,但直接同周天雷一起战斗,尤其像今天,像此时此刻这样地一起如风似火,在她却还是第一次。因此,即使形势万般紧张,而她却只有一门心思:战斗!一个信念:胜利!而且,她还隐隐地一时说不清楚地体验着一种可以说是幸福的情绪,几个月来未曾体验过的情绪,那就是,现在,她,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战士,真正是按照上级的意图——从北京到平壤的两个统帅部,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元帅<sup>①</sup>,以至自己所属的军和兵团首长的意图,参加着粉碎美帝头子艾森豪威尔两栖战略的伟大斗争!比起几个月来像在迷离黑暗的状态中摸索着行进的情景,现在她感觉什么都是明快的,明确的,明朗的,而这对于一个战士来说就是痛快的,幸福的……她紧紧握着周天雷的冲锋枪,坚定执行着周天雷的命令,

---

<sup>①</sup> 金日成将军于1953年2月7日朝鲜人民军建军节五周年前夕,荣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帅称号。

目不转睛地观察着高耸陡峭的山上的动静……

车子开到一座茂密的松林后面停住，周天雷把李亨基、刘铁柱、韩飞兰、张武光等人找到一起，简单地商量了一下，最后，他说：

“……就这么决定：既然冤家路窄，碰到一起了，我们就来查明他们的任务和背景，看看他们能提供一些什么有用的情报。李亨基同志！你带两个人，负责巡逻警戒——”

“是！”李亨基回答着，向梁邦安和温铁林招招手。

“刘铁柱同志！你带两个人，负责搜查敌人汽车上的器材。有用的，能带动的，挑出来；一时无用或者带不动的，毁掉！”

“是！”刘铁柱回答一声，立即行动。

“你们俩，”周天雷指着韩飞兰和张武光，“跟我审俘虏，一个翻译，一个警卫！”

“是！是！”韩飞兰和张武光应命。

周天雷咬着后牙根，在原地转了一圈，走到树林中稍宽稍平些的一处地方，在一棵弯曲的斜长的形似苍龙的树前站定，威严地说：

“先把那个少校弄来！”

“是！”韩飞兰把头发拢到耳根后，立即押来了美军少校。

美军少校的手被反捆着，帽子已经歪到他那过分肥大的耳朵上，衣服上有两颗扣子也不知掉到哪里了。他的形象是狼狈的，但最初的意料不到的惊惧，似乎已经有所缓和，他似乎已经想过一些问题，决计以身殉职。因而，他毫不回避周天雷无情地逼视和利剑般的目光，反而挺着胸膛，扬起脑袋。

“嗨！在这个战场上打了两年多，我就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堪称英雄的美国军官或士兵，莫非你是个硬汉？这倒使我增长见识了……试试看吧！”周天雷这样想着，瞅瞅张武光，正颜面对敌人，用一种鄙夷、仇恨相混合的表情和语气说：“先生！想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吗？你知道朝鲜半岛地面战线的实际位置在什么地方吗？你了解你们第一、第二两个防御地带的纵深有多少公里吗？你看到过你们的前沿架设着多少道铁刺网、埋置着多少地雷吗？啊？”事情就这样开了头。周天雷说一句，张武光译一句。最后，周天雷庄严宣告并突然命令：“先生！我们就是你们所说的共产党中国人和共产党北朝鲜人，中国

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哼哼！”周天雷鼻子里发出两声蔑视，嘴角闪过一抹嘲讽地轻笑，“我们来自战线的北方，越过了贵军最精锐部队的层层封锁。很简单，不是来请客，不是来会友，不是来送礼。我们是战争关系，是敌人。而这种关系，数千年来，就有它自己的无情的规则，要讲它自己特殊的语言。因此，我现在并不向你提出任何问题，而是给你一个极明白的命令：向我报告你应该而且必须报告的重要情报！至于你是不是愿意报告，那是你的事情。正如你们美国人所说的，那是你的自由。但是，我强调一遍：那仅仅是你的自由，它对我并无约束力。我不是黑市商人。我决不讨价还价。战争就是战争。命令就是命令！”接着，周天雷根本不等这位少校开口，也不管他的神色表情，用两句英语对张武光和韩飞兰说：“把他捆在那边那棵大树上！带那个上尉来！”

时间紧急。事不宜迟。迟则有变。这，就是摆在周天雷面前的充满危险的局势。因此，他不能像以往那样审讯这些俘虏，但他却必须让他们的舌头动起来，从他们嘴里掏出东西。还在吉普车上颠簸的时候，他就盘算过：如何制服这伙敌人，首先是这个少校？想来想去，他觉得，如果第一次对少校的攻击不能奏效，就对那个上尉发起第二次攻击，再不成功，就攻那个少尉……他相信，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这是普遍适用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策略原则，坚信这一伙敌人如同他们的前沿阵地一样，必有薄弱环节，可以突破，只是要抓紧时间。因此，他采取了这种单刀直入、义正辞严、干脆命令的方式。而最后他故意讲两句英语（他总共也只学了几十句），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完全是让美军少校听的，那含意就是：你不讲，有人讲，机会错过，别怪老子不客气！

韩飞兰气昂昂去押美军上尉了。而那个美军少校，在张武光的手枪口前面走了几步之后，却收住脚步，低声地用英语同张武光交谈起来。周天雷看到了这情景，偏偏摆出毫不感兴趣的样子。张武光回头看他，想返回来，他反而给张武光一个手势：不要回来！

美军上尉被押来了。这主儿的帽子不知飞到了何处，猴式大衣也脱落在瘦削的肩背上。只因为双手被绑，大衣没有完全掉下去，但却像驮着一个包袱。浅黄的细软的头发，遮在前额上，搭在耳朵上，

在冷风里飘摇，像一撮衰败的毛毛草。

“站住！”韩飞兰用中国话喝令美军上尉，同时又用一种“国际语言”——也就是摆动她的冲锋枪，命令美军上尉乖乖站在刚才那个美军少校站立的地方，一点儿都不差。

这时，周天雷又动用了他的“战略储备”（他曾这样戏称他所掌握的一点点英语），用英语对美军上尉说：

“哈罗！瞧，你的少校，他，选择死亡，而你呢？啊？——”

“NO<sup>①</sup> ——”美军少校忽然回转身走过来，哇喇哇喇地说，“不！不！这不是事实。先生！您并没有给予我执行您的命令的时间。而我，这里，是的，这里，”他十分焦急地用下巴颏向张武光示意，让张武光注意他的左上兜，“有一份贵军的文件。我希望，我要求，它不只是宣传品，而是，而是——”他又催促张武光，“先生！请你快打开我这个衣兜，并向您的长官禀报我方才的供述！……罗杰斯上尉！你先等一等。”

这个美军少校，噙里嘟噜一下子说了这么多。周天雷从他的表情、神色和举动，感觉到了事情的某种戏剧性变化，但对他讲的这一篇英语，却十之八九听不懂。“不”，“先生”，“我”，“文件”，这些单字、单词他听出来了，但这美国人整个地说的是是什么，他不明白。于是，他仍然掂着手枪，威严地站着，冷峻地瞧着，要弄清这美国少校是玩把戏还是来真的。

“报告队长！他骨头软了。”张武光严肃地向周天雷敬礼，首先递上从美军少校衣兜里掏出的那份文件。

周天雷接过这汉英两种文字对照的文件一看，原来是志愿军俘虏政策的宣传品，也叫“通行证”。他知道自己空军在敌后撒过这种传单，他自己也让迫击炮手打过这种文件，他团里的侦察员们，例如孙甲旺，也曾把这些瓦解敌军的“政治炮弹”，送放到敌军前沿。他翻来覆去地看了看，从纸张、字体到内容都是真的。而最主要的是，它的背景是真实的，这是志愿军已经做过并正在做着的事情。但是，这个美军少校是怎样得到这个东西的？他为什么要把它装在身上？

---

① 英语：不。



是真地要做“护身符”，还是要诡计？……周天雷正思索这些问题，张武光说：

“他供认，他们是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部情报处的一支无线电特遣分队，任务是开赴我罗木山、橡林山以及翠松山、桔梗山地域，对我军实行无线电侦听、干扰和迷惑。”

“嗯？”周天雷鼻子里噙了一声，怕敌人串供，挥手令韩飞兰：“把这个上尉再带开！”

“是！走！”韩飞兰又用她的冲锋枪指挥着敌人。

周天雷沉思地走了两步，问：

“他们为什么这么干？什么背景？”

“我问了。”张武光说，“俘虏供认：泰勒制定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已派专人送东京，报克拉克审查、批准。”

“这样的大事，为什么泰勒不亲自去？”

“俘虏说，泰勒病了，但没有停止工作，在病床上指挥。”

“泰勒病了？在病床上指挥？……”周天雷心里快速地重复着这些话，觉得这情况很重要，但他更急于知道别的事情，遂道：

“问他：他们准备侦听我军的什么？怎样干扰？特别是怎样迷惑？”

张武光转述了周天雷的问题。美军少校回答说：

“侦听主要是查明贵军的调动情况，兵力部署，指挥机关的位置，手段主要是窃听、录音、破译。”俘虏扭头，吃力地在自己肩膀上擦掉快流到嘴里的清鼻涕，“干扰就是针对贵军指挥机关的电台，定向发射强力电波，使贵军的电讯联络系统失灵。至于，至于迷惑，我还没有得到最后的命令。一般说来，那是要利用无线电系统，造成种种假象，使贵军无法判明我军的真实意图、实际兵力，特别是我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先生！我们的任务是纯技术性的，很简单，我说的全是事实。”

“噢，好一个‘纯技术性’，好一个‘简单’！”周天雷咬着牙根这么想，忆起了在军指挥所作战会议上兵团司令部侦察处长介绍的泰勒的情况，深深感到这家伙阴险、狡猾、恶毒。而这，既激起了他的憎恨，又使他预感到即将打响的战斗会多么严重，敌人为实施两栖战略，正在进行着怎样的努力。想到这些，他就觉得，自己也必须抓紧